

在现场

无可言喻的快乐

我应邀到我一老同事家作客，他的手工制作把我惊呆了。

他的可以放在掌心的黄铜制作《荷塘月色》，小蜻蜓立在上面，颤颤的，荷叶上脉络清晰可见，俨然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意境，在花蕊上盘旋的小蜜蜂更具质感。手掌大的金鲤鱼上有一百多片金鳞片全是一片片剪一片片焊上去的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模型，从自己驾驶的第一辆摩托到欧洲的老式蒸汽火车、煤车、油罐车，用全铜打造。这些实体模型都是严格按比例制作，摩托车的轮子能转、制动和换挡杆等能拨动，发动机有砰砰作响的音效。蒸汽火车也有模拟音效，能在轨道上行驶。尽管这全用 H62 黄铜材料做的，但经过涂装，摩托车的油箱像真的一样红亮，汽缸的散热片酷似浇铸般的质感，而这坐骑像皮革包起来那样地逼真。

他在玻璃陈列柜前告诉我：“这是我驾驶的第一辆摩托车——幸福 250A。”把它放置在他当年居住的石库门场景中，场景通过旧化处理，当年的里委会黑板报，上面有风吹雨淋后的粉笔字。德国纽伦堡蒸汽火车头采用的场景则是德国乡村火车站，背景是阿尔卑斯山，还有从波兰奥斯维辛“搬来”的道岔器，用来增加场景气氛。

他客厅里还有一座高约 38 厘米的捷克布拉格天文钟，这是他全家去欧洲访友时女儿心仪的一项，但该钟在当地出售的是木制的，且价格不菲。故决定把布拉格广场著名的天文钟用相机多角度记录翔实，为制作打基础。果然，全铜打造的天文钟按时在家中敲响了。

这位从报社退休的摄影记者白华阶，自幼就喜爱绘画、酷爱模型，每每到了寒暑假是最过瘾的，南京西路的翼峰航模商店、中央商场、虬江路都是寻觅材料的好去处。兜里没钱，只能走着去，买处理的材料，回家制作小炮艇。那时候总在想，等长大了有钱了，制作一艘鱼雷快艇或是游艇，那就心满意足了，但这毕竟是个梦……

等长大了，下放去了安徽，回城了，找到工作了，又被照相机牢牢地锁定四十余载，无法挤出时间去干“闲活”。如今“解甲归田”了，有的是时间，夏日里融入大自然与昆虫为伴，用相机记录着美妙绝伦的瞬间。冬日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潜心制作模型。

白华阶为了做这些实体模型，就一火车头，光米粒大的螺丝和弹簧就要五六十颗。在制作时，挑战一个接一个，没有消停。但他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他不仅有各色进口的专用剪刀、锉刀、夹具，也有镀金、焊接等工具，还有临安敲小核桃的土工具和迷你铁钻。台钻是微型的，能打出微小的孔，打磨设备，单铣刀就有几十种。

有人想高价买他的制作，他不舍得割爱，他不求功利，只求开心。退休了，也要有点挑战，他就是享受这个制作的过程。每次克服了制作中的一个难点，就跨过了一道坎，白华阶说：“这份快乐真是无可言说！”

沈全梅

父亲母亲

父亲唯一能做的家务

文 / 邓春华

好几个月过去了，患脑梗的父亲身体稍微有了点起色，不用扶墙也能一瘸一瘸地朝前走，吃饭的时候勉强能够拿住筷子了，他的眉角稍微有了些许笑意。

周六去看望父母，母亲正在厨房忙活。洗衣机刚停止工作，我换上鞋子，急急忙忙将衣服挂在了阳台上。晾好衣服一转身，却看见父亲满脸怒火地瞪着我。

“谁让你晾的？”父亲的愤怒毫无道理。我茫然地看着他，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父亲冷哼一声，缓缓地挪动身体，气哼哼地坐在了沙发上，一整天都没有理我。

当晚，母亲看到洗衣机里的衣服又满了，她诧异地问父亲：“天气已经转凉了，你不是昨天才换的衣服吗，怎么今天又全部换了？”

父亲很不讲理地回答：“谁规定天气转凉了就不能天天换衣服了？这身衣服穿着不舒服！”

看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拉了下她。父亲先睡了，我一把拉住母亲的胳膊劝解：“你别和爸怄气，他是在和我斗气呢！今天早上我把衣服晾完以后，他一整天都没理我。”

母亲长叹一口气，半晌，她提醒了一句：“明天你别晾衣服就是了！”睡前，



小美人鱼的念想（水彩）

周宪法（77岁）作

惬意时光

我住在静安区场中路上的一套六复七的房子里，房子的亮点之处在于七楼有五十多平方米的大露台。我没有像有的人家那样将大露台违规搭建改作他用，而是用来养花、种菜、栽果树，使得一年四季小院都郁郁葱葱：冬春季以种植青菜、生菜、菠菜等绿叶菜为主，夏秋季则上有丝瓜、冬瓜、扁豆等藤科类瓜菜，下有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等较矮株菜蔬，形成布局合理、错落有致的立体种植，不但每天能吃到自产的新鲜蔬菜，还能为下层房屋保温、节约能源，而更有意义的是为在城市成长的小孙女提供了亲近自然、观察植物的生活环境。在这寸土寸金的上海城区，能有这么一块可以抬头看天、低头有绿的小天地，非常难得，我把它誉为“空中小院”。

在空中小院种植，也会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。首先是土质。上海本地的土质，颗粒细、黏性大，透气性不足。为了改良土壤结构，我把现有泥土掺入三分之一的黄沙，增强土质的松软度和渗水性，使它适合种一些果实类和北方蔬

绿色的空中小院

菜。土质好了会有效提高菜的品质。去年我种的一颗冬瓜，结了 3 个果实，大的 27 斤，小的也有 23 斤。韭菜也长得又快又好，像现在的季节，甚至是“供大于求”。其次是防冻保温。上海冬天寒冷潮湿，为了保温，我就模仿北方的大棚，也撑起塑料棚，经过多次实践，现在在寒冬季也能吃到新鲜叶菜，特别是像小青菜之类的，可以随采随吃，味道还很不错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浇水施肥。上海水资源很宝贵，每到下雨时，我把家中的盆盆罐罐都用来接雨水，洗菜水当然也不能浪费，一起积攒起来浇菜用，这样一年下来，基本不用使用自来水；而肥料，则来自自家厨房的废料和豆浆店里的豆渣，实现了餐厨废物的充分利用，真正的环保节约。

也许是大城市绿色难得，我的小院也成了小动物的乐园。每天天一亮，小麻雀们就结伴来到我的小院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有时还有难见的白头翁。为留住它们，我经常在地上撒上大米、馒头屑等食物供它们享用，还专门安置一

快人快语

他们那“作”的心思

文 / 郭华悦

前阵子，一群老朋友聚会。老李一坐下，就开始抱怨起老伴的“作”。这年头，“作男”或“作女”，倒也常从年轻人的口中听到。可这“作”字，第一次用来形容一个相伴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家，难免令人觉得啼笑皆非。房子就巴掌大的地方，在桌上看不到老花镜，四下翻翻找找也就是了。可老李的老伴，非得打电话，让他回来，把眼镜找出来。有时，为了这点破事儿，能连着打几十个电话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直至最后，老李缴械投降，对方才心满意足。众人听了，都纷纷抱不平，有人问老李，你平常是不是太忽略她了？

老李如机关枪般的嘴，一下子停住了。众人也陷入了沉思中。确实，男人也好，女人也罢，喜欢“作”的，多半只是想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年轻人的“作”，可能是因为“公主病”或“王子病”。可对于老人们来说，辛劳了大半辈子，要说还能有什么“公主病”或“王子病”，那确实不太可能。说到底，多数情况下，“作”不过是一种手段，一种向对方讨要爱和关注的方式。

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有工作的寄托，有家庭的重担，很少会有被冷落的感觉，也没什么多余的精力去“作”。可一旦步入了晚年，一是退休了，没有了工作；二来，儿女们都大了，各有各的朋友和生活，和父母的相处也少了。一个人，在步入晚年后，本来心中就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充满了惶恐和不安定。在这种时候，又发觉身边的人都渐行渐远，心中不禁忐忑不安。此时，对很多老人来说，下意识地就会采取“作”的方式。在他们看来，唯有这样，才能让身边的人重新把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。也唯有这样，才能稍稍宽慰心灵的空虚。

文 / 谢克宏

个装有清水的小箱子，让它们洗澡嬉戏。当然，这里也少不了勤劳的蜜蜂。从五月份黄瓜开花，到十月底左右丝瓜花的结束，蜜蜂一直在授粉、采蜜，给小院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我还“以菜会友”，结识小区里的一些喜欢种植的菜友，相互交流经验，并主动为他们提供一些自己培育的菜苗，有时还把瓜菜送给邻居和朋友尝鲜，密切了邻里关系。有的时候邀请邻居过来，一起坐在绿荫下的石凳上喝喝茶、聊聊天、听听音乐，也别有一番情趣。而对我的小孙女来说，每到草莓成熟时，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刻——每天从学校回家后，先到她的草莓地里“扫荡”一遍，有时还把小伙伴邀来一块品尝，得意洋洋的样子实在可爱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